

*E. M. Forster*

E. M.  
FORSTER

E. M. 福斯特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福斯特短篇小说集



E.M. Forster

E.M.福斯特 著



E.M.  
FORSTER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福斯特短篇小说集

谷启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3985

E. M. Forster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

根据 Penguin Books, 2002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斯特短篇小说集/(英)福斯特(Forster, E. M.)著;  
谷启楠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E. M. 福斯特文集)

ISBN 978-7-02-006962-0

I. 福… II. ①福…②谷…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8357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李博

### 福斯特短篇小说集

[英]E.M. 福斯特 著

谷启楠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8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6962-0 定价 16.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译者前言

本书中的短篇小说是英国作家 E. M. 福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创作的,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均属于幻想小说(Fantasy)<sup>①</sup>。

福斯特在文学评论专著《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第六章对小说的“幻想”层面做了明确解释。他说,幻想含有神祇内容和神话意味。“召唤神灵祈求帮助的事也可能发生,因此让我们代表幻想求助于一切栖息在较低的天空里、浅水中、小山上的神灵们;求助于所有的农牧神和护树女神,以及各种记忆差错;求助于所有的文字巧合、大自然神和双关语,求助于所有存在于坟墓这一边的中世纪事物”。他还列举了具有幻想倾向的作家们采用过的手法:“把神祇、鬼魂、天使、猿猴、妖怪、侏儒、女巫引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把普通人引进无人地带,引进未来、过去、地球内部、第四维度;或者深入人格并割裂人格;或者采用戏谑性模仿手法或改编手法。”他进而指出:“这些手法永远无须变陈旧;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具有某种气质的作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的作者序言。

家的脑海里,并被他们用新鲜方式加以利用。”<sup>①</sup>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幻想小说有很大帮助。

在叙述故事时,福斯特使用了许多希腊罗马神话典故,以及《圣经》和西方文学作品典故。他从年轻时起就欣赏希腊文化和意大利文化。根据《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介绍,“一九〇一年他访问了希腊,并在意大利住了一些时候。这段经历对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他一生中都倾向于把希腊和意大利的农民生活与英格兰中产阶级窒息压抑的生活做象征性的对比。希腊神话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为他揭示了一个被马修·阿诺德称为‘意识自发性’的世界。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如何在现代生活的复杂和扭曲现象之中发现人际关系中的这一特性。”<sup>②</sup> 福斯特运用典故的技巧很高,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巧妙地加以改造,融合到对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写之中,从而赋予作品深刻的内涵。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他的幻想小说可以从不同层面解读。少年读者可以把它们当做神话或奇幻故事来阅读,从中得到乐趣;成年读者则可以把它们当做寓言或科幻小说来阅读,领会其中的含义。

这些小说看似离奇,甚至荒诞,但都表现了重要的主题。福斯特的一个常见主题是:主人公厌倦了令人窒息的世俗社会,想冲出囹圄,逃往一个理想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森林或大海,可以是民风质朴的乡村或另一个国度,甚

---

① E. M. 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 Chapter 6. 引文自译。

② M. H. Abrams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7<sup>th</sup> Edition, Vol. 2.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0, p. 2132. 引文自译。

至可以是天国。有些主人公成功出逃，有些则被迫回归世俗世界。除了这个主题以外，一些作品还反映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等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机器停转》、《永恒的瞬间》和《安德鲁斯先生》三篇小说。《机器停转》是福斯特罕见的科学幻想小说。这篇写于一九〇九年的作品预见了电视、互联网、视频电话、机械自动化等现代科学技术，并发出了警告：过于依赖机器会导致人性丧失和人类灭亡。《永恒的瞬间》也是一篇重要作品。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做了细腻的刻画，并且预见到旅游业的无序发展会给小山村及其居民带来负面影响。《安德鲁斯先生》篇幅很短，但寄托了作者希望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实现最终和解的美好愿望。今天读这三篇小说，觉得作家似乎是在针砭时弊，对现世颇有警示意义。为此我们不能不赞叹福斯特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从福斯特和其他文学名家的范例不难看出，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伟大的思想家。凡是经受住时间考验流传于后世的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因此我们在翻译名著时，对作者要有敬畏之心，必须严肃对待和认真处理作者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和每一个篇章，不能有丝毫怠慢。

翻译本书过程中，我根据原著文字极其简练、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方法。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解读和翻译作品的过程就是与作者进行心灵沟通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艰苦，可是一旦破解了作者的含意，或找到了自认为合适的表达方法，所感受到的快乐是无法形容

福 斯 特 文 集

的。当然，由于自己学识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自己的努力能否对读者有帮助，还有待读者评说。

谷启楠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 序 言

这些幻想小说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不同日期写下的，代表了我迄今为止在一个特定方面的成绩。自那时以来发生了许多事：交通秩序混乱、地图疆界变更和精神领域疆界变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在酝酿，因此今天的幻想小说趋向于退却或隐蔽，或出于对原子弹的尊重而变得悲观。幻想小说掠过意大利和英国的假日风景，或无缘无故地飞向未来的国度。她或者他。因为幻想小说虽然常常是女性，但有时也像男人，甚至起到常给众神做小事的赫耳墨斯<sup>①</sup>的作用——传令神、捣毁机器者、指引灵魂走向不太可怕的来世的向导。

本书的开篇《惊恐记》是我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相关情景。我从剑桥大学——就是我刚刚回到的这所大学——毕业后，去国外游历了一年。我想是在一九〇二年的五月吧，我在拉韦洛镇附近散步。我坐在一个山谷里，那里的地势比小镇高出几英里。突然间，故事的第一部分涌上我的心头，仿佛它一直在那里等我。我认为这是个完整的故事，回到旅馆后便立即把它写了出来。可是它似乎还没有完，几天以后我又增写，直到故事增加到三倍长度；正

---

<sup>①</sup> 赫耳墨斯(Hermes)，希腊神话中众天神的仆从和使者。



如现在印出来的这样。这两个过程中的第一个过程——操控主题(仿佛它是个蚁冢)——很少发生。第二年我在希腊又这样做了,《始于科娄纳斯的路》的整个故事就挂在奥林匹亚附近的一棵空心树上,等着我去摘取。第三次是在康沃尔郡的鲑鱼头陆岬,我又这样做了,或者说试着做了。在那里,一个故事又以同样的方式碰上了我,由于《惊恐记》和《始于科娄纳斯的路》都已出版并受到赞赏,我就抓住了那个故事,想把它写成一个名篇。那是关于一个落水男子被渔民搭救后不知如何报答的故事。你的生命值多少钱?值五英镑?值五千英镑?他最后什么都没给渔民,他生活在他们中间,备遭怨恨和鄙视。当这个主题朝我涌来时,我把手伸进钱包,掏出一枚一英镑的金币——当时还有那种金币——把它塞进一个皇家救生艇机构的募捐箱里,那募捐箱就竖立在鲑鱼头陆岬上,是为应对这类情况而设的。我完全出得起钱。我肯定会把那些钱再赚回来。风平浪静的大海、我的主人公将要抓住并踉跄爬上的那块浸没在水中的扁石、救援他的渔民跑出的那个村庄——我轻松地写出了这一切,剩下的事就是虚构出他的妻子——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这篇叫做《岩石》的小说运气不佳,彻底失败了。没有一个编辑愿意读它。我的灵感虽然真诚,但毫无价值。此后我再也不操控主题了。

我的长篇小说《最漫长的旅行》确实取材于我遇到的某个特定地点的总体氛围,但因其方式是间接而复杂的,在这里不予考虑。特定地点的总体氛围直接给我灵感只有三次,在第三次时,它使我失去了一枚一英镑金币。我通常根据自己的论点和回忆来写作,或者根据钢笔的运动来写作,不同的方法并不一定产生不和谐的效果。如果读者把《惊恐记》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中我要求自己琢磨后面会发生什么)与其后两部分做个比较,我想他不会注意到一个新的领域已经跳入情节

之中。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各种能力,包括宝贵的造假能力,确实如此一致地谋划创作活动,时常共同创造出平滑的表面,一种能力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词,另一种能力在那个地方再加上一个词。

对于其他几篇小说,我无须多加评论。《机器停转》是对威尔斯<sup>①</sup>的早期小说中描写的世界做出的反应。《永恒的瞬间》讲的差不多是对上帝要诚实的故事,但它是对科尔蒂纳丹佩佐城<sup>②</sup>的反思。至于《意义》一篇,刚发表时我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sup>③</sup>的朋友们很不喜欢。“究竟什么是意义?”他们冷淡地问,我也不知如何答复。

这些故事最早是分两册出版的。第一册的标题用的是《天国公共马车》的篇名,题献词是“纪念《独立评论》杂志”。《独立评论》为月刊,由几位最早鼓励我写作的朋友组成的编辑部运作;另一位朋友罗杰·弗赖<sup>④</sup>设计了封面和扉页。第二册过了很多年后才出版。它的标题是《永恒的瞬间》,我的题献词是“权且献给 T. E.”。T. E. 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sup>⑤</sup>。

现在这些小说收在一个集子里出版了,并且飘洋过海去

---

① 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英国小说家、社会批评家,著有《时间机器》(1895)和《星际战争》(1898)等科学幻想小说。

② 科尔蒂纳丹佩佐(Cortina D' Ampezzo),意大利南部威尼托区游览城镇。

③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指1907至1930年间经常在位于英国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克莱夫·贝尔和瓦尼萨·贝尔夫妇萨家里以及瓦尼萨的兄妹艾德里安·斯蒂芬和弗吉尼亚·斯蒂芬(即弗吉尼亚·吴尔夫)家里聚会的一些英国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

④ 罗杰·弗赖(Roger Fry),英国画家,以美术评论著称。

⑤ T. E. 即 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英军谍报员、作家,因其在阿拉伯国家的传奇经历而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了它们从来没有预见过的世界，我还有必要重写题献词吗？也许有，也许有必要题献给一位神祇。赫耳墨斯这位灵魂引领者已经自我推荐了，我开始写这篇序言时他就来到了我的心里。无论如何，他能够站在船头，观察正在分崩离析的海洋。

爱·摩·福斯特

一九四七年于剑桥

## 目 录

惊恐记 .....	1
树篱的另一边 .....	28
天国公共马车 .....	35
另类王国 .....	56
助理牧师的朋友 .....	88
始于科娄纳斯的路 .....	98
机器停转 .....	113
意义 .....	153
安德鲁斯先生 .....	173
协作 .....	180
塞壬的故事 .....	190
永恒的瞬间 .....	201

## 惊 恐 记

—

尤斯塔斯的职业生涯——如果可以称之为职业生涯的话——肯定是从那天下午他在地势高于拉韦洛镇<sup>①</sup>的栗树林时开始的。我现在承认,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普通人,写文章不会装腔作势。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夸赞自己,我很会讲述事情,从来不言过其实,因此我决定客观地讲一讲发生在八年前的几件不寻常的事。

拉韦洛镇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有一家令人愉快的小旅馆,我们在那里遇见了几个很有趣的人。两位姓鲁宾逊的女士带着侄子尤斯塔斯在那里已住了六个星期,尤斯塔斯那时是个大约十四岁的少年。桑德巴赫先生在那里也已经住了些日子。他曾在英格兰北部做助理牧师,由于身体不好被迫辞职。在拉韦洛镇康复期间,他接手管教尤斯塔斯——这种教育存在可悲的缺陷——并且全力帮助他做准备,好让他适应我国一所著名私立学校的要求。住在小旅馆的还有莱兰先

---

<sup>①</sup> 拉韦洛(Ravello),意大利西南部萨莱诺省一古镇,位于阿马尔菲海岸的山坡上,系旅游胜地。

生，他是个自诩的画家。最后，还有和善的斯卡费蒂太太和会讲英语的和善侍者伊曼纽埃尔——但在我谈及的那段时间里，伊曼纽埃尔外出看望生病的父亲去了。

我和妻子及两个女儿加入了这个小社交圈子；我敢说我们还是受欢迎的。这些人我大多数都喜欢，只有两个人我很讨厌。他们是画家莱兰和鲁宾逊女士的侄子尤斯塔斯。

莱兰不过是自负、令人厌恶而已，这些特点我将在讲述中详细说明，这里无须赘述。可是尤斯塔斯却不同，他让人反感极了，简直无法形容。

我平素喜欢男孩子，自然会表现出友善态度。我和两个女儿提出要带尤斯塔斯出去——“不去，散步太辛苦。”后来我叫他过来下海游泳——“不行，他不会游泳。”

“每一个英国男孩都应该会游泳，”我说，“我来教你。”

“嘿，亲爱的尤斯塔斯，”鲁宾逊女士说，“你的机会来了。”

可是他说他怕水！——一个男孩竟然害怕！——当然啦，我没再说什么。

如果他真是个勤奋孩子，我倒不那么在意，可是他既不好好玩，又不好好学习。他最喜欢干的就是懒散地坐在台地的椅子上，或者弯着腰、拖着脚、蹚着土沿着公路漫步。很自然，他面色苍白，胸部收缩，肌肉不发达。他的两个姑姑认为他体质太弱；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纪律约束。

在那难忘的一天，我们大家安排好要去山上的栗树林里野餐——我说“大家”，不包括詹妮特，她留了下来，打算完成一幅描绘拉韦洛天主教堂的水彩画——我得说，她的努力成效不大。

我拉拉杂杂地讲了这么多无关的细节，是因为我不能把它们和那天的经历分开，也不能把它们和野餐时的谈话分开：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我们花两小时上了山，

然后把驮两位鲁宾逊女士和我妻子上来的毛驴留下，大家一起爬到山谷最高处——我现在得知，那山谷的正式名称是“卡罗索喷泉山谷”。

在那日之前，以及从那天之后到现在，我游览过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但我发现，什么地方都不如这里让我如此快乐。这个山谷尽头是一个巨大的空谷，形状像茶杯，四周都是陡峭的小山，一条条沟壑从小山呈放射状延伸进空谷。山谷、沟壑以及划分沟壑的山脊都被枝繁叶茂的栗子树覆盖，因此总的看来那里的地貌就像一只大绿手，有很多手指头，手心向上，正痉挛地抓挠，要把我们控制住。向山谷下方眺望，我们能看见拉韦洛镇和大海，但那不过是另一世界的唯一迹象罢了。

“啊，多可爱的地方呀，”我的女儿罗斯说。“把它画成油画会多美呀！”

“是啊，”桑德巴赫先生说。“很多欧洲著名美术馆要是能挂上一幅只有这风景十分之一美的画，都会引为骄傲的。”

“正相反，”莱兰说，“要是把这风景给画下来，会是一幅很糟糕的画。这风景根本就不能入画。”

“那是为什么呢？”罗拉问，她对莱兰表现出过分的尊敬。

“你看，”莱兰回答，“首先，在天空的衬托下，这座小山的线条过于垂直。我需要打破它，做些变化。还有，从我们站的地方看，整个景观不成比例。再有，整体色彩很单调，很刺眼。”

“我不懂绘画，”我插嘴说，“我也不装懂，可是我看见美的东西就知道什么是美，我对这儿的风景就很满意。”

“是啊，谁能不满意呢！”年龄大些的鲁宾逊女士说。桑德巴赫先生也这样说。

“哎呀！”莱兰说，“对于大自然，画家和摄影者各有各的观点，你们把两种观点混淆了。”

可怜的罗斯正带着照相机，因此我认为莱兰这话太不礼貌了。我不想让大家不高兴，所以只好走到一边去帮我妻子和玛丽·鲁宾逊女士摆午餐食品——这饭食可不怎么样。

“亲爱的尤斯塔斯，”玛丽姑姑说，“到这儿来给我们帮帮忙。”

那天早晨尤斯塔斯情绪特别不好。一开始他就像往常那样不愿意来，而他的两个姑姑差一点就同意他留在旅馆里给詹妮特添乱。可是我征得她们的同意跟他谈了谈，我直截了当地谈了体育锻炼问题；结果他来了，可是比平时更沉默寡言，情绪更差。

他不善于服从别人。他总是质疑每一个命令，即便执行也是嘟嘟囔囔的。我要是有儿子，一定要儿子立即愉快地服从命令。

“我——来了——玛丽——姑姑，”尤斯塔斯终于回答了。他磨磨蹭蹭地砍下一块树枝做口哨，故意等我们干完活儿才到。

“好啊，好啊，先生！”我说，“你终于溜达过来了，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来了。”他叹了口气，因为他受不了别人责备。玛丽女士不大明智，不顾我的一再阻拦一定要给他一块鸡翅。我记得我当时想，我们大家在这儿为一个被宠坏的男孩该吃什么争吵不休，而不是享受阳光、空气和树林，一刹那间我恼火极了。

可是午饭后尤斯塔斯就不那么显眼了。他躲到一棵树旁边，开始剥口哨上的树皮。我看见他有事可干，哪怕只是一会儿，也感到欣慰。我们半坐半躺，悠闲而懒散<sup>①</sup>。

那些南方可爱的栗子树与我们北方粗壮的栗子树比起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dolce far niente。



来,就像身体瘦弱的小青年。可是它们用一种非常赏心悦目的方式覆盖着山峦和山谷的轮廓线;由它们构成的屏障只有两个缺口,即两块林间空地,我们就坐在其中一块上。

由于这块空地上有几棵树被砍掉了,莱兰突然谴责起林地主人来了。

“大自然失去了一切诗意,”他喊道,“她的湖泊和沼泽被吸干了,她的海洋被大坝圈占了,她的树林被砍伐了。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可以看到蛮荒在扩展。”

我有一些房地产工作经验,于是回应说,砍伐很有必要,可让大些的树长得壮。再说,不让林地主人从自己的土地获益,实在没有道理。

“如果你只注重风景的商业性,你可能对林地主人的活动感到高兴。可是在我看来,‘树木可以变成现钱’这个想法本身就令人厌恶。”

我和气地说:“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大自然赐予的东西有价值而鄙视它们。”

这话没有让他住嘴。“那不重要,”他继续说,“我们大家骨子里都是庸俗的,改变不了。我自己也不例外。就是因为,海中女神涅瑞伊德丝姐妹<sup>①</sup>离开了海洋,山岳女神俄瑞阿德<sup>②</sup>也离开了山岳,森林再也不给潘神<sup>③</sup>遮风挡雨了,这是我们的耻辱。”

① 涅瑞伊德丝(Nereids),希腊神话中海神涅柔斯的50个女儿。

② 俄瑞阿德(Oreads),希腊神话中的山岳女神。

③ 潘神(Pan),希腊神话中的山林田野之神、牧神,长着人脸、人躯干、羊后腿、羊角、羊耳,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福纳斯(Faunus),被认为是大自然的化身、宇宙的象征。据说潘神能让身处僻静处的人突然产生恐惧,这就是英语“panic”一词的来源。传说潘神在泰坦人袭击奥林匹斯时让他们产生恐惧和混乱,结果众神大胜。